

# 不工作的作家

文 / 阿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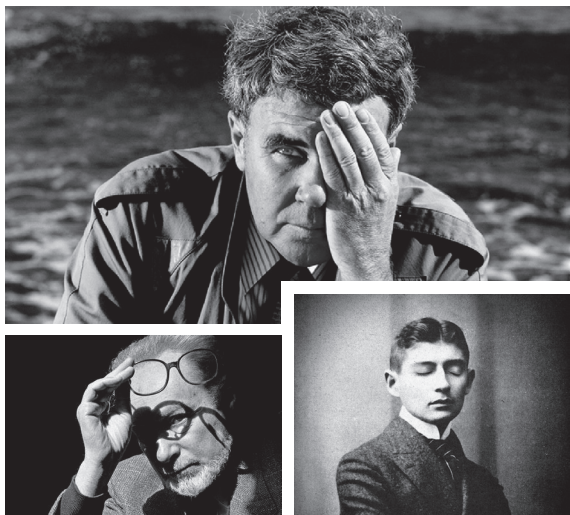
按理说作家也算得上三百六十行中的一个行当了，但从本质上来讲，作家都是反工作的，因为一个人若要长时间保持在创作状态，他的身体或头脑就不能被完全占满，他得多多少少是个闲人。智利作家波拉尼奥曾说，“写文章常常需要更多工作，而我们反对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不知疲倦地懒散。没有哪个人能让我们工作。我们只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才工作”。还有人说，“对于作家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说服妻子，躺在沙发上就是自己的工作”。我想，这句话

一定代表了很多作家的心声。

所以很多作家不愿意去做一份正当职业，但令人尴尬的是，作家又常常是个养不活人的行当，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作家生活在奇奇怪怪的状态中。村上春树是开咖啡店的，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工作过，和妻子一起开了一家仅能勉强维持的咖啡店；雷蒙德·卡佛几乎就是靠妻子供养着，偏偏他的妻子又很能干，据说随便把她扔到美国任何一条街上，不出两个小时她就能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回报，卡佛在全职写作的

同时，不得不兼顾一些家务劳动，但就算这样，作家也常常崩溃。他曾经写过一段文字，描述自己在洗衣店抢占洗衣机和等着接孩子两件事之间兼顾无能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他几乎落泪的“无法排遣的挫败感”，“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把周六的时间花在自助洗衣店里，不会在醒着的时时刻刻，都要受制于自己孩子的需要和任性……我想到我将永远拥有他们，永远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处境，即无法摆脱的责任和永远无法专心。”

让我们先不要着急去鄙视他，先去看看那些到底还是选择了去工作的作家。很多人去当了记者，或者去写剧本闯荡好莱坞，因为这类工作不但不会荒废自己的才华，还能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更为专业的训练，等到创作的激情最终陨灭之后，这些领域也能让自己较为安全地着陆。但梅维斯·迦兰最终还是辞职了，即便她是当时加拿大为数不多的女记者，因为“新闻工作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但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或者说，记者生涯无法满足真正的创作冲动，那种冲动“驱使一个心智





健全的人弃岸下水，终其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她去了巴黎，因为她觉得只有巴黎能容得下一个不工作的浪荡作家，一开始只能靠变卖家产为生，其中艰辛自不待言。但等她出版了许多作品、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作家之后，还是会有人问她，“可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呢？”

或许是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诘问，所以很多作家选择藏身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职业背后生活，以此捍卫自己的生存合法性。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卡夫卡，他是当时布拉格一家半官方性质的保险公司的职员，他经常荣获优秀员工的称号，这种工作与写作的割裂，既促使他深刻思考，也为他带来深刻的痛苦，“写作和办公室相互排斥。写作位于内心深处，而办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这种永远的忽上忽下必然将我撕成碎片。”西班牙作家佩索阿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他的工作是为外贸公司翻译各类商业信函，他工作勤勉，从未暴露过自己作家的身份，而他之所以努力工作，是为了“履行实用道德主义者眼中的社会责任。我履行这种责任，

或者说听任这种命运”，但他也受困于工作所带来的漫长的惰性和厌倦，“我忙于记账或者稍作休憩时，宇宙之谜浮上心头了吗？生命的普遍性痛苦突然在我的灵魂中呈现出来了么？”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疑问涌上心头的时候，作家佩索阿开始了他的工作。

无论是工作还是不工作，一个敏感如作家的人都注定受到折磨。不工作所带来的生活窘迫感、道德愧疚感、压榨和欺骗感，工作所带来的束缚感、平庸感、被奴役感，都能刺激作家们最敏感的神经，某些时候成为他们写作的障碍，另一些时候又为他们提供了了不起的灵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最能理解作为一种生存状

态的工作。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写过一部名为《扳手》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装配工，而整本小说都可以视为这位装配工的工作操作指南和各种案例合集，不厌其烦地讲述起重机、塔架和桥梁。而与这位扳手工对谈的“我”，一名作家，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有相同之处：“我们都能测试自己，无须仰赖别人的测试，我们能够在工作中反思自己。好的是，我们可以愉快地看着自己创造的东西成长，横梁接着横梁，螺栓接着螺栓，稳固、确定、齐整，与目标契合。”人在工作中洞悉世界，继而抵抗着虚无。最终，作家说：“热爱自己的工作，代表了最好的、最具体的人间幸福的形式。”